

# 多克特罗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中的 织锦式音乐叙事

陈世丹 陶 晓

**内容提要：**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多克特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体现出了三种音乐叙事，堪称一曲主题与艺术特色完美呼应的拉格泰姆音乐。其音乐叙事之一是在形式上具有拉格泰姆的音乐特征，其二是其对黑人音乐家形象的塑造及人生沉浮的讲述。与形式上的音乐叙事同时进行的是它特有的一种隐性音乐叙事，呼应了拉格泰姆的双声道演奏特征，即左手稳定的低音伴奏呈现拉格泰姆时代工业发展的滚滚巨轮之声，右手切分旋律的变幻揭露了繁荣时代欢快旋律表象之下的社会不稳定音符与改革、救赎的呐喊之声。呐喊之声包括犹太爸爸温和的文化改良行动和黑人音乐家小科尔豪斯激进的暴力抗争。第三种音乐叙事在纵向上与第一种紧密呼应，而第二种又内嵌于第三种之内。此三种音乐叙事如织锦般经纬交织，内外衔接，浑然天成地勾勒出了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张力及少数族裔追求种族平等共存的努力。

**关键词：**织锦式音乐叙事；进步时代的表象；不稳定音符；改革；救赎

**作者简介：**陈世丹，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陶晓，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及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6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总论”（16XNLG01）的阶段成果。

E. L. 多克特罗（E. L. Doctorow）是美国后现代左翼文学的杰出代表，是美国当代公认的一位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其创作明显具有社会主义意识，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表现后现代人类经验。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多克特罗以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深刻地探讨了严肃的政治主题：批判资本主义，宣扬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公正。在艺术上，他不仅文字绘声绘色、技巧高超，而且在形式、布局、

格调上也变化无穷，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他的第四部小说《拉格泰姆时代》(Ragtime)不仅巧妙地融合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故事情节，“使文学政治化，使政治历史化”(陈世丹，2003)，而且读起来如一曲拉格泰姆音乐般流畅。有学者对此评论道，《拉格泰姆时代》“有着抒情诗般的曲调、流水般的结构和欢快、充满活力的节奏，这样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已浑然天成，使得任何外部解说都黯然失色”(Sheppard, 2000)。这种浑然天成的“内在的音乐性”具体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这可以从其织锦般的音乐叙事中窥得全貌。首先，小说在语言、结构、写作技巧等形式层面上直观体现了拉格泰姆节奏鲜明的特点。其次，它塑造了黑人音乐家小科尔豪斯·沃克(Coalhouse Walker Jr.)的形象，讲述了其人生沉浮。这两种音乐叙事与龙迪勇在《“出位之思”：试论西方小说的音乐叙事》一文中的总结<sup>①</sup>相呼应。但是，《拉格泰姆时代》还体现了该文文未指出的另一种隐性音乐叙事：其双声道主题与拉格泰姆弹奏之时左右手不同的旋律特点相呼应，即左手低音稳定机械的伴奏衬出了时代发展的滚滚巨轮之声，右手变幻多元的切分旋律则表现了种族冲突、女权运动、资本主义的腐朽音符与改革、救赎的呐喊之声。这呐喊之声包括小科尔豪斯的暴力抗争及犹太爸爸(Tateh)<sup>②</sup>艺术层面的温和改良之路。两者道路不同，但都指向了种族平等、和谐共存的美好未来。这两种呐喊之声也使得小说的双声道主题更加厚重，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如此左右手的主题声音并行、交织，呼应了第一种音乐叙事，而第二种音乐叙事又内嵌在这第三种之中，如织锦般内外衔接、经纬交织的音乐叙事形象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初复杂的社会张力及少数族裔追求种族平等及共存的努力。

## 一、小说形式的音乐性

拉格泰姆(Ragtime)<sup>③</sup>音乐于19世纪末在美国形成，盛行于20世纪前20年(Waterman, 1985)，为1920年左右爵士乐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爵士乐的源头之一。拉格泰姆的显著特征是，左手为均衡稳定的双拍子低音节奏，右手

① 这三种西方小说的音乐叙事分别为：(1)在内容层面叙述音乐家的故事或塑造音乐家的形象；(2)如器乐一样最大限度地缩减了语词的表意性，追求像音乐那样去创作纯粹的美的形式的作品；(3)在结构上模仿或借鉴音乐艺术的跨媒介叙事作品。

② Tateh在意第绪语(Yiddish)中意为“爸爸”。为与“白人父亲”(Father)区分开来，本文用“犹太爸爸”指代Tateh。

③ 在20世纪拉格泰姆可指钢琴曲、歌曲、舞蹈、乐队乃至其他混杂式乐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如今一般指的是拉格泰姆钢琴曲(Berlin, 1980)<sup>5-20</sup>。

利用切分音造成强弱拍异位 (Waldo, 2009)。由于重音放在左手, 右手弹奏部分切分音经常连续出现, 旋律节奏变化频繁, 而形成参差不齐的节拍 (ragged time) (Berlin, 1980), 因此拉格泰姆也被译为“散拍乐”。

正是这种旋律并置塑造了其独特的对比与张力, 拉格泰姆曲子因而变得幽默、活泼、欢快起来, 同时具有美国黑人及西非音乐独具一格的多元旋律特色 (Hasse, 1985)<sup>14</sup>。多克特罗在《拉格泰姆时代》的创作中巧妙地将拉格泰姆乐曲节奏明快、切分频繁、断奏、对位等特点融入小说的语言、结构及写作技巧中, 在这参差不齐的拍子之中塑造了小说形式上独特的音乐审美价值。值得注意的是, 开头的楔子引用了美国非裔钢琴名家斯科特·乔普林 (Scott Joplin)<sup>①</sup>的话: “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 提醒读者要慢慢品味文字的细节。

从章节结构来看, 小说是由四十个平均每章不到十页的短小章节构成的, 如一幅幅电影镜头一般在读者面前飞速闪过, 节奏明快。章节连接部分留下了大量空白, 中断了线性叙述, 形成一种切分和断奏的感觉, 给读者留下了大量思索空间。不仅如此, 多克特罗将经济繁荣的表象与社会动乱的图景并置, 极少数人的财富和享乐与几百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暴露了时代张力。这种写作手法与音乐中的对位法 (counterpoint) 十分贴近, 即让两条或者更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并且彼此融洽的音乐创作技巧 (Kennan, 1999), 让读者如临其境地听到不同的时代旋律在同时进行、交叉碰撞。

从文字层面来看, 全书运用了大量的短语略句, 给人一种类似切分音节般的跳动感。在第十三章中, 开头是两个“铁轨!” (Doctorow, 1975)<sup>80</sup>, 第二十七章和三十三章的开头为: “春天, 春天!” (Doctorow, 1975)<sup>164</sup> “啊, 好一个夏天!” (Doctorow, 1975)<sup>208</sup> 这种短句结构及重复与拉格泰姆音乐左手稳定机械的双拍子伴奏效果类似, 似乎在引起读者的注意, 又似乎在暗示叙述者对于转瞬即逝的时代的感慨。

在叙事技巧上, 多克特罗运用复调、非线性叙述把三个虚构的家庭和真实的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 并且借助拼贴、蒙太奇的手法将众多事件串联起来, 迅速呈现, 有时场景的转换并未提供明确的因果连续性, 其情节跳跃之快让读者目不暇接, 仿佛每一处轻描淡写的插曲都有其特别的用意, 留给读者自己去解读。“叙述者试图让一系列的图片呈现在读者面前, 将对图片进行解码的重任抛给了读

① 斯科特·乔普林以其拉格泰姆作品闻名于世, 被誉为“拉格泰姆之王”。

者。”(Hague, 2000)其中人物对话都没有引号标注,使得情节叙述与对话连在一起,两者直接切换产生了蒙太奇般的镜头变幻效果。拼贴式写作手法将诸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通灵术、对媒介影像的评论等材料穿插入故事情节的叙述之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凝固叙事,对读者的审美习惯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产生了传统叙事模式难以达到的效果”,零散的、破碎的材料组合给了读者一种“移动的组合感”(陈世丹,2010)。这样一种断裂、时空的跳跃和穿梭塑造了迷宫一般错杂的情节,如拉格泰姆右手变幻不定的切分旋律一样扑朔迷离,吸引读者对其解码。

白人、黑人及犹太三个家庭的不同故事线索交替穿插前进,既呼应了音乐中的复调结构,又如不同色彩的经纬线一般缠绕交错,内外衔接,勾勒出纹理,与织锦这种手工艺艺术的空间结构特点巧妙地结合。织锦编织过程中不同颜色的丝线交织进出,宛如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碰撞、影响、交互的过程。

《拉格泰姆时代》的叙事既呼应了龙迪勇所总结的西方小说三种音乐叙事的第三种类型,即“在结构上模仿或借鉴音乐艺术的那一类跨媒介叙事作品”(龙迪勇,2018)<sup>125</sup>,但是也在文字形式、写作技巧上直观体现出了拉格泰姆的韵律和节奏,与他所总结的第二种音乐叙事类型有所重叠又不完全一致。他指出的第二种音乐叙事是弱化内容而在形式上尽量创造出完美纯粹的音乐感的这种小说(龙迪勇,2018)<sup>120-121</sup>,而《拉格泰姆时代》做到了在不弱化内容的同时在形式上创造出音乐感的效果,且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

## 二、左手稳定、机械的低音伴奏： 工业发展的滚滚巨轮之声

由于小说第二种音乐叙事内嵌于第三种隐性音乐叙事之中,因此我们以讨论第三种隐性音乐叙事为主,即以揭示小说传达的双声道主题与拉格泰姆音乐左右手旋律的紧密契合为主。在论述第三种音乐叙事的同时,第二种音乐叙事——对黑人音乐家的形象塑造及关于其荣辱沉浮的讲述——也会水落石出。

弹奏拉格泰姆音乐时,左手低音伴奏部分一直保持双拍子,均匀而有规律,如同小说体现的双声道主题中的第一个声道: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滚滚巨轮之声。尽管小说开头以1902年开始,但是其讲述的故事大致覆盖了1900到1917年这个阶段,即拉格泰姆时代,这是一个美国在社会、政治、科学与工业上经历了巨大变化的时代。该时期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人口迅速膨胀的同时城市化也在不断

发展。这些移民有的发家致富，有的却出乎意料地难以摆脱贫困的魔咒（Busby, 2000）<sup>177</sup>。世纪之交，美国超过半数的人从事的是体力劳动，劳动时间长，工资少（Hillstrom, 2011）<sup>43-44</sup>。后经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得到改善，1900到1917年工会会员人数有了明显的增长（McNeese, 2008）。但是与此同时，工人运动遭受到的来自大企业乃至法律制度上的阻碍并未消失。从一战开始到20世纪前20年，美国工人运动遭到了政治保守主义和垄断利益集团的打压，陷入了低谷时期（Hillstrom, 2011）<sup>43-61</sup>。可见，在该时期工人阶层的生存斗争中，希望与绝望并存。

拉格泰姆时代也与美国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相重叠。美国的进步时代指的是19世纪末到1917年的20年时间，它见证了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进步主义运动（Hillstrom, 2011）<sup>43</sup>。其中19世纪末的思潮主要表现在民粹主义运动上，而在20世纪初，则集中反映在城市改革上，反对专权、腐化，主张经济民主和政治平等，扩大面向下层的公益服务事业（黄安年，1989）<sup>54-55</sup>。进步主义者们通过社会立法改革工业发展和城市弊端，例如出台了工人工伤赔偿法、禁止雇用童工等规定（黄安年，1989）<sup>65</sup>。尽管史学界对进步主义运动褒贬不一，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改良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与完善。此外，1914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总统签署实施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规定禁止商业活动中的垄断行为，允许工人以合法、和平的方式罢工（Murolo et al, 2001）。由于以上措施，美国1870年到191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8.1倍。可以说，美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工农业就超过了欧洲。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贯穿《拉格泰姆时代》中的背景旋律就是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小说开头便交代了白人父亲（Father）通过制造国旗、彩旗、花炮等表达爱国热忱的产品发家致富的背景（Doctorow, 1975）<sup>3</sup>。家中陈设十分阔气：“窗上的帘子，深色的地毯，东方丝绸靠垫，绿色的玻璃灯罩，以及铺着斑马皮毯子的躺椅。”（Doctorow, 1975）<sup>8</sup>借助工业生产，白人父亲积累了巨额家产，跻身中产阶级。

而作为穷苦移民的成员之一，犹太爸爸是一位街头艺人，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历经一系列的打击，他带着女儿离开了劳伦斯。深知工人罢工及社会主义组织的无力，他借助自己的剪影动画手艺加入了资本主义工业的滚滚洪流，后投身电影这个新兴产业而一举成名。进步时代电影产业的发展与个人才华的结合造就了犹太爸爸的成功，他终于可以使女儿摆脱贫民窟的肮脏和危险，并且为自己创立了一个新的身份：从事电影业的阿什凯纳兹男爵（Baron Ashkenazy）。发家创业



的成功使得他对各种事物都保持着天真无邪的喜悦，富于感染力，这也正是他后来吸引白人家庭中母亲（Mother）的重要原因（Doctorow, 1975）<sup>215</sup>。犹太爸爸的奋斗史循序渐进，如资本主义工业列车的滚滚巨轮之声一般贯穿整部小说，折射出故事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

### 三、右手多元变幻的切分旋律： 改革、救赎的呐喊之声

与左手工业发展的滚滚巨轮之声并行的是右手变幻不定的切分旋律，切分音法使得强弱拍颠倒，形成了动感和不稳定的节奏韵律，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黑人音乐家小科尔豪斯在白人家庭演奏的乔普林名曲《枫叶拉格》（“Maple Leaf Rag”）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左手演奏的是时代发展的滚滚巨轮之声，那么右手的切分音则暴露了该时代同时存在的不稳定音符：进步表象之下难掩女权运动、种族冲突、资本主义朽化的声音，然而正是这些不稳定的音符才催化了改革、救赎的未来之声。此为双声道主题之二。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纪之交的妇女开始以现代女性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历史舞台上。她们追求个性、向往自由、充满信心、敢于创新（王恩铭，2002）<sup>47-48</sup>。中产阶级妇女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满腔的热忱投身于当时的多种社会改革浪潮之中，成为社会改革运动一支强大的生力军（王恩铭，2002）<sup>52-56</sup>。《拉格泰姆时代》中白人家庭的母亲（Mother）、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伊芙琳·内比斯特（Evelyn Nesbit）及萨拉（Sarah）都体现了世纪之交现代女性的精神气质，发出了女权运动强有力的声音。白人母亲的转变就是中产阶级女性崛起的最显著的微观体现：她从一个对丈夫言听计从、依附丈夫决策、毫无主见的女性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主人、女经理，还收养了黑人婴儿及其生母萨拉，也因此结识了萨拉的未婚夫——小科尔豪斯。她的视野变得开阔，逐渐意识到弟弟（Brother）投奔黑人英雄小科尔豪斯的伟大（Doctorow, 1975）<sup>211</sup>。母亲走上了独立进步的思想之路，而父亲在白人中心主义传统思想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生活变故带来的困惑逼迫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在一次烟火交易中不幸丧命于沉船事故。

戈德曼是20世纪早期倡导男女平等的非常活跃的激进派。小说中她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借助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作品宣扬解剖社会的手段。其慷慨激昂的宣讲感染了前来围观的白人明星伊芙琳。伊芙琳在帮助犹太爸爸及其女儿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寄托，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后与一位拉格泰姆舞蹈演员

私奔，真正实践了戈德曼传递给她的女性的自由权利。妻子萨拉得知小科尔豪斯受辱的事情之后，向政府请愿，却被白人警察暴击成骨折，后患上肺炎，悲惨死去。萨拉用她的生命谱写了一曲黑人女性与种族歧视斗争的感人乐曲，她的独立、主动与勇气所彰显的正是世纪之交妇女运动给女性带来的精神气质的极大变化。

此外，尽管在南北战争之后黑人获得了解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仍继续遭受着歧视及不公。多数黑人在获得解放后，依然从事当年为奴时的工作。黑人成为专业人士是罕见的，仅占黑人总数的1%（Sowell, 1981）<sup>198-199</sup>。小科尔豪斯的得体装束和昂贵轿车便遭到了白人消防员的奚落及憎恨。从1877年美国南方重建结束到20世纪前20年，黑人社会、政治地位的持续恶化成为这段时期美国社会黑白种族关系的显著特征。到一战前夕，黑人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其通过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以及国会和南方重建政府的各项措施中已争取到的几乎所有政治权益。《拉格泰姆时代》中黑人的处境印证了以上的史实。“每年都有百名黑人被私刑处死，百名矿工被活活烧死，百名童工变成残废。这类事情似乎都有定额。饿死的人也有定额。”（Doctorow, 1975）<sup>34</sup> 面对种族隔离、私刑和种族骚乱的肆虐横行，黑人知识分子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抗争（易群芳，2014）<sup>143</sup>。

在展现种族冲突的动乱音符的同时，多克特罗在小说中也多次发出了谴责资本主义虚伪、腐朽与无情的声音，并且暗示了资本主义幻象未来走向消亡的命运。当犹太爸爸带着女儿参加为劳伦斯纺织工人大罢工（Lawrence textile strike）做准备的儿童寄宿活动时，毫无预料地遭到了巡警的血腥镇压，昏倒在警棍之下（Doctorow, 1975）<sup>106</sup>。官方历史对此次事件的记载却是：国内其他工业城市通过募捐、安置疏散罢工工人的孩子声援罢工运动，终于取得了1912年劳伦斯纺织工人大罢工的胜利，为工人赢得了5%-20%的工资增长（王恩铭，2002）<sup>77-80</sup>。犹太爸爸和女儿的个体记忆再现了官方叙述忽视或隐藏的细节，展现了无产者与权力机构斗争的无力，多克特罗借此“小叙事”讽刺了道貌岸然的资本主义政府蓄意破坏工人罢工的自私自利及虚伪。

无独有偶，资本主义慈善事业的虚伪面孔也昭然若揭：

尊敬穷人变得时髦起来。在纽约和芝加哥豪华的住宅里，人们举办穷人舞会。衣衫褴褛的来宾捧着马口铁的盘子和有缺口的杯子进餐。舞厅用横梁、铁轨和矿灯装点得像矿井一般。还请来了舞台布景公司的人把室外花园布置得像农场，把餐厅布置得像棉纺厂。客人们吸着用银碟端来的雪茄烟烟蒂。杂耍演员涂黑了面孔表演滑稽戏。女主人请大家到

牛栏内跳舞。人们围着长围裙，头戴白帽，又吃饭又跳舞，把沿墙排开的还沾着血迹的死牛躯体挂到滑轮上，内脏洒满一地。这种活动的收入是用于慈善事业的。(Doctorow, 1975)<sup>34-35</sup>

富人们打着慈善的旗号举办穷人舞会，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活动所得收入的最终去处并不明朗。在描述将孩子送往寄宿家庭之前集体拍照的时候，多克特罗借助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评价道：他们“坚定地凝视着前方，仿佛在凝视着工业化的美国带给他们的可怕命运”(Doctorow, 1975)<sup>103</sup>。这样的美国如此之腐朽，以至于多克特罗借弗洛伊德评价道：美国巨富与赤贫随意混杂，是一种混乱不堪的纷繁的欧洲文明，“是个巨大的错误”(Doctorow, 1975)<sup>33</sup>。

资本主义的冷漠、虚伪和物化民众的本质在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J. P. 摩根(J. P. Morga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身上也可见一斑。老罗斯福总统把保护自然资源作为重要国策，曾通过了一系列保护野生动物的法令(Doctorow, 1975)<sup>66</sup>。然而小说随即笔锋一转，呈现了报纸上一篇有关他非洲狩猎之行战果的报道：“这位伟大的自然保护主义者捕获了不计其数的猎物”(Doctorow, 1975)<sup>93</sup>。看似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新闻文本拼贴不动声色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的虚伪面孔。福特的汽车流水装配线通过控制皮带轮的转速来控制工人的生产率，获得了巨大利润，在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控制之下，工人被异化为可被随意替换的机器零件(Doctorow, 1975)<sup>12-13</sup>。此外，作为托拉斯大亨的代表，摩根仿佛是无形跨国资本帝国的君主，到处可以行使自己的王权，“他比谁都明白无限的成就使人进入的是一片冷漠和荒芜的疆域”(Doctorow, 1975)<sup>115</sup>。只有他是宇宙的中心，其余一切皆为他所用的工具。可见，资本主义这座大厦充满了荒凉、衰朽和死亡的气息，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本雅明, 1989)。

面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本雅明认为最终的应对之策仍然只有一个：革命。只有被压迫者在灵魂深处进行反省和批判，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革命，才能真正担负起责任，而不是徒劳无功地进行外部革命(于闽梅, 2008)<sup>173</sup>。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中，小科尔豪斯首先振臂发出了改革、救赎的呐喊之声。他在驶往纽约的途中遭到了绿宝石岛消防员的侮辱，车子也被破坏。面对未婚妻为他请愿却最终丧命的悲剧，面对警察、律师的袖手旁观，走投无路的他悲愤之下与追随者一同策划了两次消防站爆炸事件，炸死了八条人命，导致民众的恐慌。最后他们占领了摩根图书馆(Morgan Library)，向政府发起挑战，要求把他的T型



福特车原样归还，并且要求消防队长威利·康克林（Willie Conklin）以命抵命（Doctorow, 1975）<sup>231-232</sup>。

后来在布克·托利弗·华盛顿（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这位黑人教育家的游说下，小科尔豪斯被感动，放宽了他的要求。华盛顿劝说作为精英黑人代表的他不要败坏黑人大众的形象，以便创造一个更加能包容、接纳他们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为他们提供发展空间。考虑到当时的种族现实，可以理解这是黑人民权事业成功需要铺就的前期道路。在19世纪初的黑人领袖中，华盛顿和E. B. 杜波伊斯（E. B. Du Bois）形成了意见对峙的两派。杜波伊斯代表精英黑人的利益，倡导积极鼓动和斗争，与华盛顿弱化政治斗争、重视基础教育的改良政策形成强烈对比。华盛顿代表广大黑人的利益，认为应该通过提高黑人整体素质和改善经济状况来赢得政治选票（Sowell, 1981）<sup>207</sup>。小科尔豪斯明白，由于时代所限，对黑人人格上的平等和尊重的期冀只有在未来才能实现，于是他做出了让步，仅希望将他的汽车完璧归赵且保证其他几位小伙子的人身安全。这位内心悲怆的音乐家终被击毙，如本雅明笔下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一般，面对着眼前灾难性的废墟世界，想要停下来拯救，但是线性历史的“进步之风”却将它的翅膀吹开，将它吹往它不愿意前去的未来（本雅明，1999）<sup>408</sup>。

本雅明认为线性历史观总是把历史描绘成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导致人们普遍看不清历史正在发生的沉沦与衰颓，革命就是要打破历史的连续性。“进步”不是历史主义所说的量变和积累，而是质变和深化，是无限的完成过程。这种完成过程表现为苏醒（变奏）和打断进步过程的停顿（于闽梅，2008）<sup>144</sup>。拉格泰姆音乐的切分和断奏特点正体现了这样一种断裂和停顿，小说章节之间的空白则象征了革命性思考所需的历史脚步的暂停与反思。对于小科尔豪斯来说，消防站受辱事件和萨拉冤死已经让他的人生发生了断裂，站在人生的裂隙，他希望通过一己之力唤醒沉睡在种族主义思想中的政府，让民众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已是一片废墟和荒芜。悲剧的是，他未能冲破时代的局限和制度的阻力，种族平等的未来、闪烁不定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青年追随者身上了。

小科尔豪斯以暴力反抗无端摧毁自己美国梦的社会不公和种族歧视的故事只是众多有着类似遭遇的民众的缩影，多克特罗自己也说：“这个国家有几十万个小科尔豪斯·沃克”（Gussow, 1999）。拉格泰姆时代对美国白人来说是充满了超级大国乐观情绪的一个时期，但是对于黑人来说，却是种族歧视被合法化、私刑肆虐的黑暗时期，他们为种族平等与尊严曾经付出的心血和所得都付之东流（Hasse, 1985）<sup>9-11</sup>。

此外，小科尔豪斯复仇的祭礼并非由于他天性残暴所致，他的本性是快乐的。

他留给世界的为数不多的照片都是带着天真笑容、对未来充满期待的音乐家的形象：“照片上略显年轻的小科尔豪斯穿着燕尾服、系着白色领带坐在一架立式钢琴旁。他手抚琴键，朝着照相机露出笑容。[……] 一个蓄着整齐胡髭、笑容可掬的黑人，一张兴致勃勃而坦率的脸，这种阳光形象与杀人犯身份形成极具反讽意义的巨大反差。”(Doctorow, 1975)<sup>187-188</sup> 他在一次次拜访白人家庭、希望萨拉回心转意的过程中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作风，甚至在守旧的白人父亲看来都完全不像黑人。白人母亲的弟弟也把他描述成一个被环境逼疯的生性平和的人，这种环境并非由他本人一手造成(Doctorow, 1975)<sup>182</sup>。

拉格泰姆右手切分旋律奏响的变幻音符之中，不仅激荡着暴力抗争的声音，也回荡着犹太爸爸通过文化改良运动传达的希望之声。世纪之交，电影作为新兴的娱乐形式对传统文化的等级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受到被传统精英艺术排斥在外的工人阶层的格外青睐，电影院也因此被戏称为“民主的剧场”(Merritt, 1985)。这种潜移默化文化熏陶对于启迪民智、触发历史反思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爸爸憎恨机器，但是当他发现工人罢工运动对改善底层大众处境收效甚微之后，加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滚滚洪流，借助动画和电影业一举成名。有学者认为犹太爸爸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借助资本主义的阶梯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Busby, 2000)<sup>181</sup>，但是他制作的电影题材实则透露了他并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他拍摄了一系列有关不同肤色的小孩作为好朋友经历的冒险故事的电影(Doctorow, 1975)<sup>270</sup>，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为观众们描绘了一幅种族平等、和谐共处的美好未来画卷。

同时，多克特罗将小科尔豪斯追随者的藏身之处设定为哈莱姆地区(Harlem)，也暗示了随后不久发生的哈莱姆黑人文化复兴运动。黑人在经济上和数量上的劣势使其诉诸武力的民族主义运动不现实，因而老一辈黑人知识分子将自救的目光投向黑人文学、文化领域。逐渐被人们称之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黑人运动通过展示黑人文化和艺术驳斥白人种族分子鼓吹的“黑人劣等”等谬论(易群芳, 2014)<sup>145</sup>，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拉格泰姆时代死亡与孕育同时进行。小说结尾白人母亲和犹太爸爸喜结良缘，同时收养了小科尔豪斯与萨拉的遗孤，奏响了种族融合的希望之声。“他们带着白人小男孩、犹太小女孩及黑皮肤的婴儿组成了一个熔炉的缩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熔炉是过去曾经充满纯真的美国所允诺但从未实现的愿景。”(Harter et al, 1990) 多克特罗在小说结尾强调说：“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Doctorow, 1975)<sup>270</sup>，虽未多加阐释，却给了读者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愿景。

#### 四、双声道主题凸显的隐性音乐叙事

从以上讨论我们看到，西方小说的跨媒介音乐叙事可简单总结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即单纯对音乐进行形式模仿、塑造音乐感的叙事，如文字、结构及写作技巧等形式层面所体现的音乐特征。在追求纯粹从形式层面进行跨媒介模仿的时候，内容的重要性被弱化，内容隐入形式之中，只追求完美纯粹的音乐感。这一种可被概括为“直观模式”（the mode of showing）（Wolf, 1999）<sup>52</sup>。第二种即从内容层面围绕音乐这个话题展开，如讲述音乐家的故事、塑造音乐家的形象，也包括对音乐做出评论及思索等，可将其概括为“讲述模式”（the mode of telling）（Wolf, 1999）<sup>52</sup>。第三种音乐叙事指的是小说的主题与某种音乐特征相一致，形成一种隐性音乐叙事。效仿西方学者的前两种分类模式，第三种可被概括为“主题模式”（the mode of thematically echoing music）。此类音乐叙事小说可以只有主题层面的音乐特征，忽略形式，也可如《拉格泰姆时代》一样，将主题凸显的音乐特征与第一种“直观模式”呈现的节奏感内外呼应，或与第二种“讲述模式”呈现的音乐内容相互内嵌。在《拉格泰姆时代》中的第三种音乐叙事，即一种隐性音乐叙事中，小说传达的双声道主题与拉格泰姆音乐左右手旋律截然不同的特点紧密契合，也与其第一种音乐叙事——文字、结构和写作技巧层面的音乐特征——内外呼应。这种音乐叙事也可以用龙迪勇所总结的“‘内容’尽可能地融入‘形式’”这句话来概括，但是他所指的“融入”主要是“隐入”的意思。与他所举出的弱化内容、凸显形式的小说例子（龙迪勇，2018）<sup>121-125</sup>——内容隐入形式——不同的是，《拉格泰姆时代》的内容并非被隐入形式之中，相反，其凸显的主题线条复杂、鲜明，且与其形式所体现出来的音乐感完美契合、交融，如同织锦的正面图案与底层纹样一样密不可分，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拉格泰姆时代》的第二种音乐叙事——对黑人音乐家的形象塑造及个人故事的讲述——又内嵌于这第三种主题呼应艺术特色的独特音乐叙事之中。

多克特罗之所以选择拉格泰姆音乐作为该小说的主题旋律并讲述黑人音乐家的故事，与拉格泰姆这种黑人音乐所隐含的文化符码不无关系。如今，黑人音乐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大学一门重要的跨学科研究，它不仅研究黑人音乐的艺术特色，而且探究音乐折射出的黑人历史及文化（Banfield, 2010）<sup>80</sup>。对于黑人来说，音乐是他们非洲世界观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被贩卖到美洲大陆面临着文化大杂烩的状况时，音乐变成了他们在新环境中互相联结的重要语言及精神纽带（Banfield, 2010）<sup>94</sup>。拉格泰姆的切分特点体现了黑人文化传统中喜欢将音乐塑造得极富韵律

感或跳跃感并加入蓝调音乐调性的特色 (Banfield, 2010)<sup>113</sup>。在美洲迁徙的过程中,黑人艺术家面对欧洲移民遗留的音乐传统,将自己的民族风格融入音乐创作,跨越欧、非两种文化传统的拉格泰姆得以诞生 (Banfield, 2010)<sup>114</sup>。因此,作为黑人塑造自我身份、确定文化存在感的一种斗争武器,拉格泰姆所折射的历史文化变迁也是其音乐性的构成成分,不容忽视。多克特罗选用拉格泰姆音乐作为主题所折射的音乐韵律,就是借其艺术特色影射了社会状况,将政治意义融入艺术特色之中,叙述了当时黑人反抗种族歧视、追求平等尊严的不懈努力,构成了一种隐形音乐叙事。小说中三种或明或暗的音乐叙事如彩色经纬线一般内外衔接、纵横交错,形成内嵌联结的图案,成为一体的织锦,一种浑然天成的内在的音乐性。

多克特罗笔下三种模式相互嵌套,将音乐叙事发挥到了极致,堪称一曲主题与艺术特色、内容与形式完美呼应的拉格泰姆音乐。拉格泰姆需慢慢赏析,多克特罗笔下这部表面上节奏欢快、旋律明朗的拉格泰姆乐曲实则蕴含着对时代弊病严肃、忧郁、痛苦的反思与呐喊。小科尔豪斯是新天使的化身,希冀改变白人歧视黑人的丑恶嘴脸,却惨遭折翼;犹太爸爸将种族平等、和谐共存的美好未来写进其电影作品之中。两者无论激进与温和,皆指向了美好的未来。对他们来说,未来种族平等的道路是坎坷的,但前进从未止步。这曲拉格泰姆音乐仍在继续,小说结尾白人母亲与犹太爸爸的结合是其久久回荡着的希望之声。多克特罗的织锦式音乐叙事使小说具有了极高的审美价值,他对繁荣发展的拉格泰姆时代背后的社会弊病如新天使般的忧郁审视和反思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迪意义。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BANFIELD W C, 2010. Cultural codes: makings of a black music philosophy [M]. Lanham: Scarecrow.
- BERLIN E A, 1980. Ragtime: a mus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M].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5-20.
- BUSBY M, 2000. E. L. Doctorow's *Ragtime* and the dialectics of change [M]// Critical essays on E. L. Doctorow. Ed. Ben Siegel. NY: G. K. Hall & Co.
- DOCTOROW E L, 1975. *Ragtime* [M]. NY: Random House.
- GUSSOW M, 1999. Novelist syncopates history in *Ragtime* [M] // Conversations with E. L. Doctorow. Ed. Christopher D. Morris. Jackson: U of Mississippi P: 5.
- HAGUE A, 2000. *Ragtime* and the movies [M] // Critical essays on E. L. Doctorow. Ed. Ben Siegel. New York: G. K. Hall & Co.: 174.
- HARTER C C, THOMPSON J R, 1990. E. L. Doctorow [M]. Boston: Twayne: 52.

- HASSE J E, 1985. Ragtime: from the top [M] // Ragtime: its history, composers, and music. Ed. John Edward Hasse. New York: Schirmer Books.
- HILLSTROM K, 2011. Defining moments: workers unite!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M]. Detroit: Omnigraphics.
- KENNAN K, 1999. Counterpoint: based on eighteenth-century practice [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Hall: 3.
- MCKEESE T, 2008. The labor movement: unionizing America [M]. New York: Chelsea: 111.
- MERRIT R, 1985. Nickelodeon theater, 1905-1914: building an audience for the movies [M]//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 Ed. Tino Balio.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86-87.
- MUROLO P, CHITTY A B, 2001. From the folks who brought you the weekend: a short, illustrated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M]. Illus. Joe Sacco. NY: New Press: 150.
- SHEPPARD R Z, 2000. The music of time [M]// Critical essays on E. L. Doctorow. Ed, Ben Siegel. NY: G. K. Hall & Co.: 69.
- SOWELL T, 1981.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M]. NY: Basic Books, 1981.
- WALDO T, 2009. Ragtime [M]//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1896 to the present. Ed, Paul Finkelman. Oxford: Oxford UP: 171.
- WATERMAN G, 1985. Ragtime [M]// Ragtime: its history, composers, and music. Ed, John Edward Hasse. New York: Schirmer Books: 44.
- WOLF W, 1999. The musicalization of fic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intermediality [M]. Amsterdam: Rodopi, B. V.
- 本雅明, 1989.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M]. 张旭东, 魏文生,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
- 本雅明, 1999. 本雅明文选 [M]. 陈永国, 马海良, 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世丹, 2003. 《拉格泰姆时代》: 向历史意义的回归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63-69.
- 陈世丹, 2010.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30.
- 黄安年, 1989. 二十世纪美国史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 龙迪勇, 2018. “出位之思”: 试论西方小说的音乐叙事 [J]. 外国文学研究, (6).
- 王恩铭, 2002. 20 世纪美国妇女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易群芳, 2014. 黑人知识分子与哈莱姆文艺复兴 [J]. 社会科学家, (8).
- 于闽梅, 2008. 灵韵与救赎: 本雅明思想研究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